元史

二百四十三卷

列傳 宦者 姦臣 叛臣 逆臣 外國

廿三二十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4
34

傳卷第九十一

翰林學士兼太史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奉
勅修

宦者

前世宦者之漸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之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

文庫11
D284
34
010190563702

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窒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有之蠢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詔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墅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刓不花乃東夷之人始政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

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廣

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

宗廟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

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

寧爲大禮使禮成加恩

大司徒謚敬懿祖德懋

父爲贈大保開府儀同

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

祭于文宣王點視畢至

止及兩無燭盡滅燭臺

寧慟息伏地諸執事者

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

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

三代曾祖顯贈銀青光祿大

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謚忠獻

三司謚文穆仁宗即位以邦

受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

位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

底鐵鑄入地只無不該者邦

因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
晉仁宗英明知章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
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
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德寧宮言之邦寧
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厝
意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爲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被譖與不花
同鄉里相爲依倚及選

學四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兒親任授御帶庫提點
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
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
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
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
得承乏中治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
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
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
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
帝嘗奉皇太后薦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

何簡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
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
之敕曰非知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
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爲後
世法二宗尊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
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
藩貴戚算賞喜施給必將橫斂掊怨豈美事耶太
后又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丞相
行尚書省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禄大夫太廟舊省
建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

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聞
入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厚因累遷
官至榮禄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
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
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
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帝出收瘞之帝賜鈔七
千定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
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不花出玉帶一金帶
二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鼠裘各一襲
以爲費擇地自南北兩城建廬溝橋掘深及泉男女

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踵既覆土設
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
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定米五百六十餘石
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
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養浩爲文碩其
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富
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
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荅二十年太平薨
去而獨擅思監爲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尚閟用事
與御史大夫拜住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趨附
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爲國大
蠹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傳
公讓等乃劾去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
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
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
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爲言於帝
咨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
人亂階禍本今不去除後必不利漢唐垂世貴禍皆
起此輩而禮臣藩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

廣敗必由於內陛下誠思之可爲寒心臣願亟從臺
諫之言將二人特加嫌斥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恭
計海內皆知陛下
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將士孰不
効力冤賊亦皆喪
胎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之舊
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益將不可制臣寧餓死于家豈
不與同朝韋聯及
禍語具陳祖仁尊會侍御史李國
鳳亦上書皇太子
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
之徒皆出其門駿
驟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
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
宦者近君親比便
少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
下
履霜堅冰之戒早賜
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
則
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爲可畏法度爲
不可犯政治脩而百廢舉矣
帝大怒國鳳祖仁
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
力皇太子因惡之
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
母舅故封爲雍王
遣歸國已而復以不花爲集賢大
學士崇正院使皇
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
羅帖木兒軍中是
時搠思監朴不花方倚擴廓帖木
兒爲外援怨孛羅
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
帖木兒與老的沙
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
兵柄歸四川孛羅

監李羅帖木兒傳

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監朴不花所爲怒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爲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壅蔽簧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以衆懷懼而復李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李羅帖木兒遣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關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于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爲李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搠思

傳卷第九十二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侍制承直郎臣王禕等奉
敕撰

姦臣

古之爲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脩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褒貶之史名濤杭皆以戒夫爲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姦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元之蒼史往往詳於記善畧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寵

臧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槩亦足以見於實録編年之中稽有春秋之意存焉今次而書之作姦臣傳以爲誉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阿合馬回紇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燕蹕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陞開平府爲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燕帖

已括户三千與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宫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言太原民貧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等户鈞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禄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久之制國用使司奏以東京歲課布疎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直定順天金銀不

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綫織為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東薦至都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採銀鑛已十六萬斤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煽鍊需鬻錫以給之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為人多智巧言以動利成功自貧寒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爭辯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矣丞相安童舍容久之言於世祖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世祖曰汝所言是豈阿合馬以朕顧信用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非是宜如卿所言又言阿合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辭世祖然之五月尚書省奏括天下戶口既而御史臺言所在補綴百姓勞擾括戶事宜少緩遂止初立尚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尚書部擬定資品呈高書省

由尚書省中書開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奏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八年三月尚書省再以閱實户口事奏修畫詔諭天下是歲奏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欲抹其弊乃奏天都路總

管以次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尋又奏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固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進曰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賈胡稟猶不知況可責以機務耶十二年伯顏帥師伐宋既渡江捷報日至世祖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合馬奏樞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已嘗移諭

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先信於民文謙謂可行與右當詢伯顏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其交會何難之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陳巖巖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行之又奏比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賣臣等以爲此事若小民爲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澤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貿易世祖曰善其行之十二年阿合馬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減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無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爲莫若驗戶數多寡遠以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其事應公私鐵鼓鑄官爲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器如此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司以亦必烈金朮馬剌丁張暠富珦蔡德潤紀石烈粤阿里和者完顏迪善敎阿老丸丁倒剌沙等爲使有亦馬都丁者以貪官銀得罪而罷既死而所負尚多中書省奏議戡處世祖曰此財穀事其與阿合馬議之十五年正月世祖以西京飢發粟萬石賑之又諭阿合馬宜廣貯積以備闕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索鍵敎嚴及集議

中言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此四月中書左丞
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查
汰之今已顯有徵驗蔽不以聞是爲罔上抗州地大
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
達魯花赤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馬
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舉爲平章而子若婿
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
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罔公道有旨並
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爲阿合馬罪世祖嘗謂淮西宣
慰使昂吉兒曰天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盡

此三者乃爲稱職阿里海牙麥术丁等亦未可爲相
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爲上所稱道如此十
六年四月中書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
使司宣課提舉司未幾以忽辛爲中書右丞明年中
書省奏阿塔海阿里言參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
百餘員在途陳蕆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
乞罷之阿合馬奏昨有旨籍江南粮數屢務文取索
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及諸臣諸老集議謂
設立運司官多宜罷宣課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
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即請罷之乃歸咎臣

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月計其侵用凡千一百
錠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未及
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先自言以絕迹耶
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凡有非法具以實聞世祖
曰阿合馬所言是其令臺中選人以往若已能自白
方可責人阿合爲嘗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
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
言良是其思之阿合馬欲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
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奏遣不魯
合荅兒劉思愈等往檢覈之得其擅易命官入一百自
分左右司官及鑄造銅印等事以聞世祖曰阿里
伯等何以爲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嘗鑄印矣臣
謂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與昔時事異又擅
改
萬石奏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遣官理
算覆鈔萬二千錠有奇一人竟以是就戮時阿合馬
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擾列奸黨赫賴敢仁錄升同列
陰謀交通專事家蔭適賦不均衆庶流移京北等路
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民有附鄂美田
輒取爲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爰中相視無敢論
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爲阿合

馬所害斃子嶽事見長卿傳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
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惡因太心
憤恣意籍大銅鎚自誓願擊阿合馬首會僧高和
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歸
衆逃去久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
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還二僧詣
中書省令帝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
崔總管矯傳令百俚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
夜會東宮前易莫察其僞即令指揮使顏義領兵俱
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說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

宮前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率數騎出關北
行十餘里遇其旅僞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
馬南入健德門者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宮前其徒皆
下馬獨僞太子不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
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
郝禎至殺之因召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
皆遥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
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
矢亂發衆奔潰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
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時方駐蹕察罕腦兒聞

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檻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參政阿里普駙駙至大都討爲亂者庚辰覆高和尚于高梁河辛巳孛羅寺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臨之并梟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梟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觀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其妾有名列在籍其藏得二熟女皮於櫃中兩耳具存一閹豎掌其府鑰訊問莫知爲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綃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爲者畫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筭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勑剝西人者皮以徇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瘐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名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

書省官與世榮廷辨論所當爲之事右丞相和禮霍孫等守正不撓爲強詞所勝與右丞參木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罷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撤的送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驟被顯用即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見宜官給衣粮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園江湖魚課及襄陽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下世祖曰除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乃下詔云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今後聽民間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姓栽植有司拘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通令罷各處所立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流採捕貧民恃以爲生所在拘禁令後聽民採用軍國事務往來全資站驛馬價近增又令各戶供使臣飲食以致疲弊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爲支給既而中書省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

亦百萬引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
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賤糴貴糶以售
於民用給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世榮居平書
奏十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彧
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
薄立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
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
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
侵增三百萬錠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
尚書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

榮秦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
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
虛弊爲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
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
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京杭二
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
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
給告者令國家鑄有常平倉實
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
之以所得利令常平鹽課糧栗

提舉司以頒天下
王文統誅後鈔法
括銅鑄至元錢及
之世祖曰便從
市舶都轉運司
有其三禁私泛
許告沒其財半
臣將不勇
鼓鑄爲器幣
待貴時糶之

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
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弊物踊貴
同惡庫輕其月息以貸
不肖文臣朝官文武常
司頒諸牙儈人計商人
四給牙儈六爲官吏俸
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
馬於北方選蒙古人
十分爲率官取其八
楊子帝曰大

兼兵柄而立汝令行之二品又奏令按察司裁刑名事上御史臺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共議然後行之可也二罷行臺改按察爲提刑初置行臺時朝廷名臣可輒罷且按察司復與朝廷名臣集奉旨令臣等議所立省憲

於事爲宜明日奏陛六部爲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子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罷行臺改按察爲提刑兼錢穀臣等竊惟錢以爲有益今無所損不如糾彈之職庶請右丞相所請千戌御史臺奏前

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然世祖曰世榮以爲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中書省奏善貢者爲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録以爲汗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合散孫粗並爲河間轉運鹽使其他擢用者甚衆世榮等路都轉運鹽使乃以九事說

世祖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帶納其三免大鸞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爲收贖使爲良民其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三分其八蔡支內外官吏俸二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裨益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既而又奏立真定河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以治課程仍立條例禁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及遣人輒至辭課處禁司不得檢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課日取米三百六十石而已以天下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二酒課亦當日取米一千石今各路但總計日取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盜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三月庚子世榮奏以宣德王好禮孟爲瀕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彼久狀中書能歲辨錢七十五萬定是以今往從之四月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事皆委臣臣愚以爲合之者章生其間臣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馬或繼播種成熟生之者已耕者有馬未耕者有

可惜也方今丞相以
假之以力則田者亦
兩歧矣終無成所謂
陛下憐臣世祖曰朕
世榮居中書纔數月
猶虛位也左司郎中
詔旨奏而報之朝
之大槩言其苛刻誅
下空虛考其所行專
去如舊將令愈甚

急逾鋪用
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海
營領以沙全武萬戶寧玉成
人潘傑馮珪爲杭鄂二行省
餘分布中外者衆以鈔虛閉
行罷白疇課立野麵木植磁
油坊諸牙行調出縣官鈔八
言世榮昔奏能不取於民歲
實諸物悉賦民得休息數月
則有成效今已四閱月
所行不符所言錢穀出者多
於所入引用儉人奏剏

行文字不與樞密院議
委漕運使陳柔爲萬戶
佈西吳江用阿合馬黨
參政宣德爲杭州宣慰
曲易庫民間昏鈔不可
命桑輦煤炭匹段青果
十六萬餘定丞相安童
辨鈔三百萬定令鈔法
於所入引用儉人奏剏

變法翰林學士趙
孟傳等亦以爲世榮初以財賦自
任當時人情不敢
用及今觀之不過
若復恣其所行爲
世榮對於世祖前
省命丞相安童與
更者更之所用
獄七月乙未世
言對曰近冀人新
獄已竟多人猶知冀
預料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
如御史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
害非細阿剌帖木兒同天祥等與
一一款伏遣忽都帶兒傳旨中書
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
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于
祖問忽剌出曰法於盡世榮有何
吾中書者言世榮款伏罪無遣者
之徒費公廩食宜旨誅世榮剝其肉

以食禽類
桑哥嘗巴國師之
蕃語史爲人狡黠
實章乃諫言時宜
使總制院若掌治
嘗欲以章閭爲按
廬世榮見用亦由
市泊桑哥自請變
行宜爲桑哥不敢

益昌若與

第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爲西
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
膳巴而皆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
圖氏之教無治吐蕃之事御史臺
祭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
桑哥之羞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
兵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
李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
政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渾薦斗與

之桑哥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不悟此
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此世
祖益喜始有久任之意嘗有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
以進至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二十
四年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與鐵木兒爲平章
政事詔告天下改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部爲尚
書六部三月更宋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
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九校出厯
久鈔四千七百七十錠帑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章
章參米丁即自伏奏政務屢居覺微旨辯以爲實掌鹽

遷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與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泰議伯降以下九
劾者之過悟莊失等事及桑
所言各款伏遣桑政忻都
桑哥共議且諭哥令麥术
爲辭此輩固狡猾人也數日桑哥又奏鞫中書桑政
郭佑多所遵奠尸位不言以疾爲託臣謂中書之務
察情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敢辱
之今已款服世祖命窮詰之佑與居寬後皆棄市人
咸寃焉臺臣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

詔藉錄難桑哥聞之捕良弼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
日我曹得敗尚書奸利其
其家有吳德者嘗爲江寧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
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
今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
復爲中書所覈汝儻不免
也即或以告桑哥亟捕德
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
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遥授
江淮行省左丞爲兒爲
桑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
面舞隆福建行省平章
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
言允任省臣與行省官並
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

沙不丁爲馬兒等適丞相
以前奏爲言者世祖曰宴
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
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其
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
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
宣從各路民官檢覈遍相
科舉且自太祖時有旨九
歸官事者互相覺察此故
事也從之十月乙酉世祖
遣諭旨翰林諸臣以丞相
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至
咸對曰有之昔日左丞李
斯以翰林集賢諸臣所掌
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
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無統制院使
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於是桑哥奏以
平章鐵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渾撒里陸平章政事
葉李遷右丞參政馬紹除左丞一月桑哥言臣前
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措置錯誤事奉旨遣
人遍往責之今真定宣慰使遠哥南京宣慰使答失
蠻皆勳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敕罷其任明年正月
以甘肅行尚書省參政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憐
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改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
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未幾尚書忽都荅兒

不勤其職桑哥毆能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需
汝事何苗得行也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條桑哥
言歲久則腐宜析而徙用賜諸王出伯銀二萬五千
兩幣帛萬匹載以官驢至則併以爲賜桑哥言不若
以驢載五而回牲甚然之其欲以水利結知如此
漕運司達魯花赤怯率未嘗巡察沿河諸倉致盜詐
腐敗者多桑哥議以兵部侍郎塔察兒代之旬立尚
書省九倉庫諸司無不鉤考先摘委六部官復以爲
不事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時桑哥以理
算爲事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

曾棄家而避之十月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
章要束木自首償矣外省逋盜必多乞以叅政忻都
户部尚書王巨濟叅議尚書省事阿散出東西道提
刑按察使何榮祖札魯忽赤禿忽魯泉府司卿孛術
奉御吉丁監察御史我益俞樞容院事崔彧尚書省
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妥祐監察御史伯顏等十二
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
三人持給印章與之省部官既去事不可廢擬選人
爲代監食元俸理算之闕宜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爲
衛世祖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二四諸使之

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爲桑哥立石頌德世祖聞之曰
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於是翰林製
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桑哥又以總制院所統西蕃
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
爲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世祖問所用何人
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右丞相無宣政使領功德使司事脫因同爲使世祖
嘗召桑哥謂曰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
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二十
六年桑哥請鈎考甘肅行尚書省及益都淄萊海

總管府會趙仁榮納
都桑哥言去歲陛下幸
乘小輿以行人必窃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
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九經監察御史
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嘗令監察御史即省部稽照書
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罪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
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令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
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輒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
案而去監察御史遍閱之而臺綱廢矣參政忻都既去
尋召赴闕以户部尚書王濟專任理算江淮省左丞

相忙兀帶總之閏十月桑哥薦政稍成樹子者前後
覆其上而丹艧之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
償所出以往歲計之蓋尚書省鈎
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斂及百姓
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
亦鮮矣臣憂之臣思以為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
貫宜增為一定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醋
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
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
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
如所議行之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己
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以為言世祖乃命自今宣
勅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為貨而販之咸走其門
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永爵者得綱
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世祖畋於漸北也里
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奏桑哥專權黷貨時
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於行殿世祖以問
不忽木對曰桑哥聚斂亂政事有言者即誣
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
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留守賛柏顏亦嘗為世祖陳

其奸欺父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二月世祖
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
又嘗播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等持
御史李溍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
辨論往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
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
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賕至千錠嘗檄臺
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
省折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去兒赤閽里抱卷至前
白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宰相乃

乘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爲奸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
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其奸贓暴著非一波
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
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
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
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乃伏誅
平章要束木者桑哥之妻黨奉懽廣寧正月朝日
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至其家受賀舉
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之言
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御廣寧即葛

省臧之

鐵木迭兒者木兒火赤之子也嘗遠事世祖成宗大德間同知宣徽院事薦通政院使至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得貸罪還職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爲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踰月仁宗即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

政事詩奏故事丞相留治京師者出入得張蓋令右丞相鐵木迭兒大都居守時方盛暑請得張蓋如故事許之是年冬制贈鐵木迭兒會祖啜海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謚武烈祖不憐吉帶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謚忠武父木兒火赤莊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謚忠貞並開府儀同三司主柱國追封歸德王皇慶元年三月鐵木迭兒奏母誤蒙聖恩擢任中書年衰且病雖未能深達政體思竭忠力以圖報効事有創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與更新欽惟列聖相承混一區宇日有萬幾若非整飭恐致解弛繼今朝

夕視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當論決再不悛者黜勿敘其有託故僥倖他職者亦不敘仁宗是其言既而以病去職延祐改元丞相哈散奏臣非世勳族性喜奢陛下爲宰相如丞相鉄木迭兒練達政體當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務悉令議之仁宗曰然卿其啓諸皇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聞遂拜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録軍國重事居數月復拜中書右丞相合散爲左丞相鉄木迭兒奏黜陛下憐臣復擢爲首相倣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内侍隔越奏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

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爲規畫必至怨訞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虧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治鉄貨應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勑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書預present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

亦參知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妄得湓塘請敕
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仁宗皆從之尋遣使者
分行天下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爲甚致讒民蔡
五九作亂寧都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明年
鉄木迭兒奏天下
分領之請以錢帛
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
海牙參政趙世延
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泰
平章張驢右丞蕭
拜住參政曹從革等領之得旨
所請七月詔諭中外俾右丞相鉄木迭兒總宣政
事十月進位太師平
月大宗正府奏

議重刑必決於蒙古大臣今宜聽於太師右丞相從
之鉄木迭兒既拜
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
甚於是蕭拜住自
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專拜平章
政事稍牽制之而
楊朶兒只自侍
御史拜中丞慨然
以糾正其罪爲已
任上都富人張鴻殺人繫獄鉄木
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伯
顔使出之伯顔持正不可
撓而朶兒只已
蕭得丞相
所受張鴻賂有顯徵乃與
拜住及伯顔奏之
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
鉄木迭兒榮點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臺政害民
布置爪牙咸譬朝野凡可
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

靡所不至秉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壖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荅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纏鞚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童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秉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爲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悟然咎無攸歸悔禍家之窟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旦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伸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詔逮問獄未遂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嘆之乃僅罷其相位而已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又起爲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參政趙世延爲御史中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可輔

東宮書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

明正其罪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矯詔中書爲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東宮徵未至兒竟太后旨召蕭拜住與參兒只至徽

政院與徽政院使捉失里門御史大夫完澤雜問之責以前違天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遷稱旨竟二人棄市是日白晝晦冥部人恟懼英宗將行即位禮鐵木迭兒恒病足中書省啓祖宗以來皇帝登極中書奉百官佛賀瑣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鐵木迭兒為之既即位鐵木迭兒即奏奏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數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官及監臨官出內者所貢幣帛紕繆者責償於本處官吏之黃金事者仍立程嚴督違者杖之五月英宗在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己乃奏伯顏

便服迎詔為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民駕為之流涕趙世延時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怒其昔嘗論己方入相時即從東宮啓英宗遣人逮補之世延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哨以委官令告引問時異己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決司窮治請實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鐵木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臣請覓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問後數日又奏世延當處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擊鍛萬俟自藏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杖死鐵木

迭見特其權寵秉問歸壽睦眡之私無有不報英宗
覺甘八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渡江悦其所爲乃至拜
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見漸見踈外以奉元
于家御史盖繼元來冀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
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窮治并立碑追奪其官壽妥封
贈制書籍沒其家子孫丹知樞密院事尋以黜敗不
叙鎖南嘗爲治書侍御史其後欽失弒英宗鎖南以
適黨伏誅

哈麻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禿魯母爲寧宗乳母禿魯以
封冀國公加太尉階金紫光禄大夫哈麻與其弟
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
帝所暱幸累遷官爲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
士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
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
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由是
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謀害脫
脫出貶南安召入爲禮部尚書俄遷同知樞密院事
至正初脫脫爲丞相招其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哈麻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脫脫去相位而別兒怯

不花爲丞相與脫脫有舊怨頗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營護之以故得免初別兒怯不花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情好甚密及別兒怯不花既罷九年太平爲左丞相韓嘉納爲御史大夫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列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駙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咨爾知卿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韓嘉納所撫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童再上帝不得已催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地而斡勒海壽爲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罷爲宣政使尋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前御史所劾哈麻事爲侵已帝益怒乃詔奪海壽官屏歸由里禁錮之已而脫脫復爲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爲納史大夫兩謫太平於陝西而加韓嘉納以贓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別兒怯不花既罷猶出居般陽而秃蒲迭兒自中書右丞出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遣至中道

殺之已而哈麻復見召用而脫脫兄弟尤德之十二年八月哈麻拜中書添設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相由郎中爲參議中書自平章政事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而已獨哈麻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相因諸哈麻於脫脫八月出哈麻爲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麻由是深銜脫脫初哈麻晉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罕言的演迺哇兒禿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

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前喜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文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菩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遥處一室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一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襲狎甚至男女裸處所處室曰豈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學僧出

禁中無所禁止酖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帝寔之人
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秃魯帖木兒等
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秋脫脫領大軍討高郵
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爲平章政事脫脫之出師也
以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柏
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爲後患而也先帖木兒
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誣於皇后奇氏曰皇
太子既立而册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
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亲哥宝
皇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譜諸皇太子會也先

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即
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
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
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爲御史大夫尋降詔數
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
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遂以死籍其家貲人
口而以所籍也先帖木兒者賜哈麻十五年四月雪
雪由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書
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六兄弟二人矣明年二月哈
麻既爲相自以前所進葷僧爲耻告其父秃魯曰我

兄弟位居宰輔宜遵守人臣
上以滛褻天下士大夫必
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
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
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
先見誅即以聞于帝然不
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
我爲老耶帝即與禿魯帖
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
與雪雪共早入朝其家居

議笑我將何面目見汝
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
子爲帝則已必
敢斥言淫褻享第曰哈麻
白齒未落遽謂
哈麻雪雪計已

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
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歡忽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
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
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
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
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
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
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譖害脫脫兄弟之故
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執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搠思監

搠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早歲性寬厚簡言語皆以遠大之器期之泰定初襲長宿衛爲必闍赤怯薛官至順二年除內八府宰相元統初出爲福建宣慰使都元帥居三年通達政治威惠甚著後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用所倚海運爲重是歲搠思監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六年擢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鹽法又壞詔搠思監往究其私鬻盜竊及出納之弊至則悉廉得其利病爲罷行之至正元年改山東肅政廉訪使尋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三月復爲中政使八月調太府卿四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尋陞右丞六年遷御史中丞遂除翰林學士承旨俄復爲中丞又由資政使遷宣徽使九年除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國人咸稱其明果尋拜入中書爲右丞十年正月陞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進銀青榮祿大夫十二年四月復爲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平徐州有功十三年復拜御史大夫尋又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士

五年遷陝西行省平章復召還拜知樞密院事薨贈魏
王中書平章無大司農分司提調大都留守司及总
田事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數寸問焉進爲首
平章十六年復遷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
明年三月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詔封其曾祖孛
魯海爲雲王祖也先不花爲瀛王父亦憐真爲薊王
是時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則軍旅頻興疆宇日蹙內
則帝藏空虛用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宴樂不恤政務
於是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建救而又公受賄賂倉
聲著聞物議喧然是年冬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
搠思監任用私人及列及妾第完者帖木兒即宣
徽鈔事將敗令朶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乃請辭事
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而御史荅里麻失里王秃言
不已帝然不聽也會遼陽賊勢張甚明年遂起爲遼
陽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三月復拜中書右丞相
仍降詔諭天下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秃不
花乘間用事爲姦利搠思監因與結搆朋表裏四方
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兒卜顏帖
木兒各擁強兵于外以權勢相軋釁隙滋熾思監
與朴不花嘗於廟擴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欲

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高崇
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皆稱兵與李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命
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
往乃藏視同心膂兄厥庶政悉以委之豈期搠思監
并不花竇緣篤叔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
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隔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
搆李羅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
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李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
愛臣不行令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朝威遽棄宮

訴以表其情朕為惻然興念而搠思監并不花猶飾
虛詞簧惑朕聽其以搠思監屏諸嶺北并不花竄之
甘肅以快衆憤李羅帖木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
然詔書雖下而搠思監并不花仍留京師四月李羅
帖木兒乃遣禿堅鐵木兒稱兵犯闕必得搠思監并
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遂皆為李羅鐵木
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劾奏搠思監矯殺丞相太
平盜用鈔板私家葺詔徐情放還竊嘗賊竇官竊秩庳
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假天下人省之地悉致淪陷
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眾難原暴著姦臣阿合

馬之死剖棺戮尸搠思監之罪視何今馬爲有過今
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
已遂復沒其家産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
怯烈氏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
搠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
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
不可爲論者謂元之亡搠思監之罪居多云

叛臣

李璮小字松壽濰州人李全子也或曰璮木衛州徐氏
子父嘗爲揚州司理參軍全盖養之爲子云太祖十六
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 附太師國王孛魯承制拜全
山東淮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爲副元帥太宗三年
全攻宋揚州敗死璮遂 襲爲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
朝建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
璮親詣帝言曰茶蓼要津分軍非便帝然之
命璮歸取漣海數州璮遂發兵攻破漣水相連四城大張

敕捷之功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加壇江淮六都督壇言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詢見許調射陽湖舟艦相望勢欲出騰西向益都請繕城塹以備詔出金符十鋌符五授壇以賞將士有功者且賜銀三百鋌降詔獎諭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壇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漣州且規築堡以臨我及得實以道呂文德書辭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內顧之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封圉且南人用間真許非一彼既不至毋或妄動壇乃上言所領益都上疇人稀自遠中統軼未嘗息肩民力凋耗莫甚今歲一歉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既克漣海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歉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苟以水陸緩進而遣舟師帥步騎直指沂嘗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不爲備哉臣昨追歎王淮宴執政止臣臣不敢深入是非不能秉勝取揚楚徒以棄陽鄧陳蔡諸軍攻揚楚則諸軍各臣所統兵攻揚楚則

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
將無施不可此上策也因
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正
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
撫司轉輸不繼恐一旦水
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
寖水陸詔復奬諭仍給金
士庚寅壇輒發兵修益都
遣阿术哈剌扳都愛仙不
益兵赴調壇遂請抑制諸

中書議與矢三萬詔給矢十萬三年四月文以宋
似道誘總管張元張進等書來上蓋壇專制山東者
三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扶敵
國以要朝廷而自爲完繕益兵計其謀亦深矣初以
其子彥簡質于朝而偽爲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覘子
營至是彥簡遂用私驛逃歸壇遂反以連海三城獻
于宋臧蒙古成兵引慶下吳舟艦還攻益都甲午入
之發庫庫以犒其黨遂寇蒲臺民聞壇反皆入保城
郭或奔竄山谷由是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
聲癸卯帝聞壇反遂下詔暴其罪甲辰命諸王討壇

已曾以壇故戮中書平章王文統壬子壇益擾濟南癸酉命史樞阿朮帥師赴濟南壇帥衆出掠鵲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壇退保濟南五月庚申築環城圖合壇自是不得復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貲之鹽令以人爲食至是人情潰散壇不能制各持箱相繼城以出壇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永嘉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詣王參必赤帳前丞相史天澤言宜即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古軍官

家并誅焉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人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璮璮與語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璮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詳決歲上遷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在潛藩訪問才智之士素聞其名及即位厲精求治有以文統爲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内外百司之政首擢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建元爲中統詔諭天下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

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無致阻滯尋語行軍是年冬初行不限年月諸路在開平召行中使俱赴闕世祖丸民間差發宣旨還宮未知其不暇講究所當至責以成効用

宣撫司復以所議條格詔諭各路俾遵行之未幾又詔諭宣撫司并達魯花赤管民官課稅所宮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文統爲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爲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

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爲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鸞嘗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脩國史左丞相耶律鑄監脩遼史文統監脩金史世祖曰監脩惜街俟脩史時定之又明年二月李璮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先是其子彥簡由京師逃歸璮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蔚與璮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璮爲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對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世祖命讀之其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

於朕耶會璮遣人持文統三百自洛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十子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璮久不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縛璮久矣外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征世祖曰無多言朕豈汝不知耶文統遂伏誅

臣爲是言姑遲其反期耳

負而爲此文統猶枝辭自衣授之政柄遏汝不薄何命左右舁去始出就縛及張柔等至示以前書臣皆言入臣無將將傍說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猶召竇默姚樞王鶚徵子昭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文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開

世祖又曰汝同僚言之諸臣皆曰當死世祖曰雖然
汝等無將番千百與語彌之僚屬
下列擢宣合謂倚汗不爲不深待遇不爲不厚慶
成於以
老謂著薩於謂
心已於
刑訖於戲負國恩而謀大
刑時或未喻咨爾有衆

予至懷然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
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爲多云
阿魯輝帖木兒滅里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
滅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親爲王滅里
其一也滅里生脫忽脫忽生俺都剌俺都剌生禿滿
至大元年始封陽翟王踰金印螭紐俾鎮北藩禿滿
傳曲春曲春傳太平太平傳帖木兒帖木兒襲其封會兵起汝潁天下皆震動帝屢詔宗王
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已不可爲乃
乘間擁衆數萬屯于木兒古兀徹之地而脅宗王以

叛且遣使來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
其太半盍以國璽授我我當自爲之於是降詔開諭俾其
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帝聞神色自若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
悔禍阿魯輝帖木兒不聽哈剌赤萬人爲軍其人素
木兒等擊之行至梅海起哈剌赤萬人爲軍其人素
不習爲兵而一旦驅之使戰既陣兵猶未接皆脫其
號衣奔阿魯輝帖木兒軍遂敗績
單騎還上都二十一年更命少保知樞密院事禿堅帖
以兵十萬擊之且俾阿魯輝帖木兒之弟忽都帖木
兒從征軍中遂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遂與

兵部將脫驩知其勢窮乃與宗王囊加台虎兒吐
華擒阿魯輝帖木兒送闕下帝命誅之於是加老章
太傅脫驩知樞密院事仍以忽都帖木兒襲
封陽翟王而宗王囊加等悉議加封尋又詔加封老
章和寧王以嶺北行省丞相知行樞密院事俾鎮北
藩云

鐵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未逾月特命領中都威衛指揮使明年改元至治有珍珠燕服之賜三月特授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太醫院使英宗嘗御鹿頂屢謂鐵失曰徽政雖誅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九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覆皇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九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覆既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冬十月英宗親祀太廟以

中書左丞相拜住爲亞獻官鉄失爲終獻官明年冬
十月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脫脫以疾請于朝未得旨
輒去職鉄失奏罷之校六十七議居雲南治書侍御
史鎖南鉄木迭兒奏罷爲翰林侍講學士鉄失
奏寢其職英宗不允十二月鉄失以御史大夫忠翊
親軍都指揮使左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太醫院
使兼領廣惠司事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
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冀著
猷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
其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二月申命大夫鉄失振舉綱
語論中外既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
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
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
監察御史嘗舉人
誣若此者言路選
人當平否平時鉄木迭兒既死罪
惡日彰英宗委任
鉄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
異圖秋八月癸亥
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
鉄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鉄木兒大司農失秃兒前中
書平章政事赤斤
鉄木兒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完

若前右書侍御史鎖南鉄失之弟宣徽使鎖南吳都院使脫火赤福寧副使阿散僉書樞密院事台哥士秃滿及諸王撥綽不花孛羅月魯鉄木兒曲律不花元魯思不花等以鉄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右丞相拜住而欽失直宿帳手弑英宗于卧所九月四日晉王即位鉄失及其黨皆伏誅

孛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賊屢立戰功其語見父傳父既歿孛羅帖木兒引兵退駐并陘口十八年正月命孛羅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總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通於衛輝走之進克濮州四月屯兵真定六月自武安由鼓城邊截沙劉等敗之九月命統領諸軍夾攻蕾州十月遣參政臣福統苗軍自西門入孛羅帖木兒自北門入四門並進克復曹州擒殺僞官武宰相知院護僞印信金牌等物十九年二月過代州收山東濱濟孟本周諸軍三月詔孛羅帖木兒移兵至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也種以孛羅帖木兒領之當月領兵豐州雲內與關先生戰關先生奔潰時有旨誠者據薊州六月詔遣平章月魯不花福寧同知剌火者督兵備之七月圍其城俄有旨命回兵十一月再命勦

捕之二十五月孛羅帖木兒遣誠至飛狐縣東關誠
棄軍遁降其潰卒回駐大同二月除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拜
討上都程思忠兵次興和思忠奔潰也月擊
敗田豐偽將王士誠於臺州詔總領一應達達漢人
諸軍便宜行事八月命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
守石嶺關以南九月孛羅帖木兒欲得冀寧遣兵自
石嶺關直趨團其城三月復退屯交城十月詔孛羅
帖木兒守冀寧遣保保啓興相高脫因譬道趨之守
者不納察罕帖木兒遣鎖住陳秉直以
帖木兒部將脫列伯職敗之三十二年正月命平章

咎失帖木兒參政七十往諭解之孛羅帖木兒罷兵
還鎮九月命孛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
三月孛羅帖木兒遣裨將也速不花等
大同脅孛羅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張家
南來受節制孛思齊遣兵攻良鄉弗下武
夫歌之二十三年十月孛羅帖木兒復
沐兒所守地遂據真定初朝廷既黜御
沙安置東勝州帝別遣官宮諭孛羅
置辛而皇太子累遣官宮諭孛羅帖木
兒匿不發二

十四年正月李羅帖木兒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
只兒不花併爲不知徃弔不哭朝廷知其跋扈又以
匿名的沒事三月辛卯詔罷李羅帖木兒兵權四川
安置李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遣部將會禿堅帖木
兒提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僉正院使朴不
花二人先是朝廷立衛也田嘗命中書右丞也先不
花僉樞密與禿堅帖木兒分院之地相近因擾及其親
黨搆成嫌隙也先不花乃譖禿堅帖木兒詆毀朝政
李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相友善且知其誣遣人
白其非罪皇太子以李羅帖木兒握兵跋扈令乃如

禿堅帖木兒交通又匿不執之臣遂與丞相搠思監
議請詔削其官分其兵授四川省丞相察罕不花領
之李羅帖木兒謂非帝意故不聽命舉兵助禿堅帖
木兒四月壬寅入居庸乙巳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
遣達達國師巙巙于院使徃問故乃命屏搠思監于嶺
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實執送與之庚戌禿堅帖木兒
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勉詔
赦其罪仍以李羅帖木兒爲太保中書平章政事
密院事守禦大同以禿堅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
辛亥李羅帖木兒還大同皇太子恚怒不已再徵擴

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師五月詔擴廓帖木兒總兵調諸道軍分討大同擴廓帖木兒自其父察罕帖木兒在時與孛羅帖木兒連年相讐殺朝廷累命官講和二軍已還兵各守其地至是擴廓帖木兒乃大發兵諸道夾攻大同調麾下鎮住守護京師兵不滿萬以其部下青軍楊同僉守居庸擴廓帖木兒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七月孛羅帖木兒舉兵與秃堅帖木兒老的沙等復犯闕京師震駭丙戌皇太子親統兵迎於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無鬬志青軍楊同僉被殺於居庸不蘭奚戰敗

太子亦馳入城丁亥夜鎖住奔太原戊子孛羅帖木兒兵至駐健德門外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力止之三人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冤宽帝亦爲之泣乃賜宴庚寅就命孛羅帖木兒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秃堅帖木兒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八月壬寅詔加孛羅帖木兒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太保中書右丞相節制天下數月間誅狎臣秃魯帖木兒波迪哇兒禡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粮禁西番僧人佛事數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

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 皇太子在外日夜謀除
內難承制調遣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擒廓帖木兒
等軍進討孛羅帖木兒怒出皇后于外
幽置百日遣禿堅帖木兒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
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軍也速次良鄉不進而歸
永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軍聲大振孛羅帖木
兒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溢
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姚伯顏殺
之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孛
羅帖木兒先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

飲宴荒淫無度酗酒
土子和尚受帝寵与
那海伯達兒帖古思
剌之七月乙酉值禿
孛羅帖木兒起入大
衆中奮出斫孛羅帖
等競前斫死禿前後
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寶
其部黨明日遣使函孛羅
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訃罷

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
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
火兒忽達洪寶寶等陰
木兒遣人來告上都之
延春閣李樹下伯達兒
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
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孛
奴北遁有旨令民間盡
帖木兒首級於太原詔

歸九月皇太子朝京師
沙皆伏誅

得卷第九十

二月癸丑朔享老

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後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莫
國遷都松岳著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燾凡二十七王
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入元太祖十一年契丹哈
山元帥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窩入其國十二年九月
攻拔江東城據之十三年帝遣吟只吉劉剌等領兵
征之國人洪大宣詣軍中降與哈只吉等同攻圍之
高麗王名昛奉牛酒出迎王師且遣其樞密院使吏
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冲共討滅六哥劉
剌與冲約爲兄弟冲請歲輸貢賦劉剌白爾國道遠

文豹兵糧送米二千餘
祗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以結和牒文遣劉剌行
營劉剌遣使報之高麗王以其侍御史朴時亮爲接
伴使迎之帝又遣蒲里帶也持詔往諭之高麗王迎
拜詼宴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劉剌
等各以書遣宣差大使慶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貢
尋以方物進十五年九月大頭領官堪吉著吉歿
等復以皇太弟國王書遣之稱達方物十六年七月
有旨諭以急女直事始奉表降稱臣入貢十七年十月詔遣著吉

歟等十二人至其國察其納款之實十八年八月宣差山木鄂等十二人復以皇太弟國王書題其貢獻十九年二月着右歟等復使其國十二月又使焉益殺之子迨自是連七歲絕信使矣太宗三年八月命撒禮塔征其國國人洪福源迎降千軍得福源所率編民千五百户旁近州郡亦有来師者撒禮塔即與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兒禿與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暾暾遣其舅懷安公王侹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十一月元帥蒲桃迪巨啓右等領兵至其王京暾遣使奉牛酒迓之于

二月一日復遣使勞元帥于行營明日其使人與元帥所遣人四十餘輩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暾遣王侹等詣撒禮塔屯所獻師四年正月帝遣使以璽書諭暾三月暾遣中郎將池義源錄事洪巨源金謙等賫國贐牒文送撒禮塔屯所四月暾遣其將軍趙叔章御史薛憤等奉表入朝五月復下詔諭之六月暾盡殺朝廷所置達魯花赤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八月復遣撒禮塔領兵詩之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別將鐵哥以下皆退之福源領

之十月曒遣其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章上表陳情五年四月詔諭曒悔過來朝且數其五罪首平契丹賊殺劄剌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賚詔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耆古斡乃稱萬奴民户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禁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户不拘集見驀輒敢妄奏罪五也十月曒復遣兵攻陷已附西京等處降民劫洪福源家六年福源得請領其降民遷居東京賜佩金符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九年五月其國人趙璉章李龍岡咸從等十餘城千

曒等率二千人迎降命居東京受洪福源節制且賜御前銀符使玄習等佩之以招未降民户又李君式等十二人來降待之如玄習焉十二月曒遣其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彦琦等奉表入朝曒以母喪辭六月乃遣其禮賓卿盧演禮賓少卿金諶充進奉使副奉表入朝十月有旨諭曒徵其親朝於明年十二月曒遣其新安公王佺典寶鼎彦琦等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貢十二年三月又遣其右諫議大夫趙脩閭門祗候金城寶等奉表入貢五月復下詔諭之十二月曒遣其禮賓少卿宋彦琦等御

吏權置元行李使入貢是歲改授昌朔等州節度使三年秋瞰以族子縝爲己子入質不入故自定宗二年至三年凡四命將征之九按其城十有四憲宗末瞰遣其世子倎入朝世祖中統元年三月瞰卒命倎歸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制曰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莫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厲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尚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必

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南國與宋耳宋沂浮着長江天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遽成自徹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爾初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舍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憾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待命東方既定則將廻戈於錢塘追餘半載乃知爾國內亂踰盟違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慫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又罹塗炭窮

兵極討殆非本心目御失其道則天下祖詐歲作敵
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又
何足校申命遣閫斷自予衷無以逋逃開執政無以
誅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
新更通之化自尚書金仁禹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
民聖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
而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之但曾犯法罪無
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
緬惟瘡瘢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
援濟毋

兵刃鋤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
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
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
踵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
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
以揚我休命而月復降旨諭僞臣
祖宗休烈仰惟褒嘉一視同仁無遐遠小大之間也
以歸款既冊爲王還國今得爾與遺
其上下之情昭甚憫焉僞求出水就陸
還被以虜及逃民皆從之詔班師乃赦其

遣其子永安公僖判司宰事韓郎入賀即位
王即及竟符賜之是月又下詔撫諭之二年
貢四月洪入朝六月供更名植遣其世子莫
月賜植玉帶一遣侍衛將軍李宏禮部郎
護惟還國九月植遣其侍御史張鎰奉表入謝
阿的迷失焦天翼特詔諭以開權場事三年正
諸王咨察兒請置鐵冶從之請立互市不從賜
以為常植遣使入謝優詔答之四月植遣其左
倫郎將幸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使入
寺還賜西錦三段閻金熟綾六疋十月
詔諭植篇

民出師旅輸粟餉軍儲是月植遣使入貢
三月以植不荅詔書詰其使者植表乞俟民生稍集
然後惟命帝以其辭意懇實允之朝貢物數亦命減
其方焉自三月云工于六月植凡三遣使入貢賜植羊
五百十一月植以免置驛籍民等遣其翰林學士
韓郁奉表入謝五年正月丁丑朔植遣使奉表入賀
論遣使令植親朝京師四月以西北諸王率衆款附
詔命歲朝王公都又遣必闍赤古乙獨徵
植入朝倫世見之禮五月植遣其偕同子桑酒張鎰
視古乙獨入見七月乃親

爲三至元元年遣御
須其國十月植入
入貢自是終世祖
元三年二月立瀋
麗與日本鄰國可
的禮部侍郎殷弘
麗論旨十二月植遣
郎金贊等導詔使
正月植遣君斐等
將令去使徒還海

日本事以必得其
潘阜書狀官李挺
植遣兵部侍郎黑的
之特遣北京總管
孟甲持詔諭植其
當去水就陸而前
國納質助軍輸粮
而蒼延至今終無
傳亦相立餘孽
舟艦幾何輸粮

領爲期九月植遣其起居舍人
信使持書諭日本五年正月
植見欺於瀋陽數其事切責
興府尹于也孫脫禮部郎中
略曰向請撤兵則已撤之矣三年
徵也又太祖法制凡內屬之
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
太祖時王綧等已入質驛
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
就爲備糧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

爲至元元年遣御
須其國十月植入
入貢自是終世祖
元三年二月立瀋
麗與日本鄰國可
的禮部侍郎殷弘
麗論旨十二月植遣
郎金贊等導詔使
正月植遣君斐等
將令去使徒還海

朝十二月遣植還國是年春植遣使
三十一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至
必處高麗降民帝欲遣每日本以高
爲鄉導守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
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卜
議官伯
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偕禮部
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
奉表從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植
君斐等詔諭植委以

意謂何故以問之三月子也孫賁等至吳國四月植遣其門下侍郎王蕃與也孫賁等入朝五月帝敕藏用奉表與也孫賁等入朝五月帝敕藏用曰徃越爾主意以軍數實奏聞遣人皆之今出軍爾等必已知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徃者臣舟檝之事即當備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徃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千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六百戶千五百八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若用曰賴聖德召徵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曰爾言海中之事於宋得

風可三晝夜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勑藏用曰歸可以此言諭爾主七月詔都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

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

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至其國植出吳天府迎之

鑒論以閩軍造舩也九月以植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黒的等使日本詔植遣重臣尊選十二

月植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全禮部侍郎陳井起居舍人潘阜等從圖信使黒的等赴日本皆禮部侍郎

張益奉表從崑崙奴兒入朝六年正月植遣其大將軍

康允昭奉表奏誅權臣金俊等三月植復遣申思全
奉表從黑的入朝六月植遣其世子惪入
帶一惪金五十兩從官銀鞍有差七月帝遣明威將
軍都統領劉傑招視
副統領劉傑招視
人言耽羅
安撫副使金方慶奏表從斡
耽羅道路詔植還官引達以
道往高宋日本甚易故也八月世子惪
王朝奏本國臣下權豪植立
在斡桑思不花李謂等至其國詳問之九月其樞
安撫副使金方慶奏表從斡桑思不花等入朝樞密
耽羅世子惪言朝廷若出征能辦軍三千倍

五月如官軍入境況臣宜同往庶不驚擾帝然之詔
令世子惪特進上柱國救惪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
抄不花征其國以病不果行詔遣蒙古都元帥忻都代之十月
帝以植湯廢置乃林衍所爲遣中謹大夫兵部侍郎
黑的淄萊路總管府判官徐世雄詔植渭行省以十
二月同詣闕下面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輦
哥守幸兵壓境勢踰期不至即當窮治首惡進兵勦
戮命趙璧行中書省于東京仍詔諭高麗國軍民士
一月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
餘城入附遣薪寧別同兎馳驛於王
縛洪茶丘所

管實科差户内僉軍至東京
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延齡乞益兵遣使
于赴之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爲高麗者
本箕子所封之地濊貊皆爲郡縣今雖
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
爲郡縣亨又言今既有釁端不宜遣兵
勝上嶺國威下撫士卒彼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庶
減其貢獻以安撫其民庶幾感慕聖德
有他志田兵誅之亦未晚也前樞密
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
麗三國併而
爲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
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三分治
相維制則徐議良圖亦易爲區
植受詔復位遣借禮部侍郎朴
朝十二月乃親朝京師七年正
已復位令從七百人入覲詔令
西京詔西京内屬改東寧府畫
都爲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
軍民以討林衍之故其暴曰深
雅兵亂册定爾主撤還兵戍
年之間其所以撫護

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圖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廢易
國王禎脅立安慶公湜詔令赴闕復辭延不出豈可
釋而不誅已遣行省率兵東下惟林衍一身是討其
安慶公湜本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脅從詿誤一無
所問二月遣軍送禎就國詔諭高麗國官吏軍民曰
朕惟臣之事君有死無二不意爾國權臣輒敢擅廢
國主改既驅率兵衆將致爾衆危擾不安以汝黎庶
之故特遣兵護送國王禎還國與居舊京命達魯花
赤同往鎮撫以靖爾邦惟爾東土之人不知爲汝之
故必生疑懼爾衆咸當無畏按堵如故已別敕將帥
嚴戒兵士勿令侵犯汝或妄動汝妻子及汝身
俘略冗審思之初有旨令頭輦哥行省駐西京而以
忙哥都趙良弼充安撫使與禎俱入其京既而復令
行省入其王京而以脫脫呆兒充其國達魯花赤罷
安撫司四月東京行尚書省軍近西京遣微微都等
同禎之臣鄭子璵等持省劄召高麗國令公孫衍使
還言衍已死子惟茂襲令公位甚國侍郎洪文系尚書
宋宗禮裴惟茂及衍婿崔坦孫等復集餘衆立禎庶族承化侯爲王寔入恣
島大軍攻王京西關城遣人收繫林衍妻子行省與

植議遷江華島居民於王京仍宣詔撫綏之植帶從
至又居其舊宮始從行省之議六月植遣人報有朝
廷逃軍與承化侯者以三別抄軍叛世子愖復言叛
兵據江華島宜率軍水陸進擊之植復襲叛兵悉遁
去世子愖言叛兵劫府庫燒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使
人覘江華島中百姓皆空島之東南相距約四十里
叛兵舉船候風勢欲遁於是即命乃顏等衆進擊
七月丞相安童等言頭輦哥等還大托忙古歹等
阿海領軍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國中遠近
爲安撫使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於高麗諸道置

經畧司以忻都史樞爲鳳州等處經畧使佩虎符領
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收舊領民二千屯
田阿剌帖木兒爲副經畧司總轄之而罷阿海等還
十一月世子愖還有詔諭植以其陪臣元傅等妄奏
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負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
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
謂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蠻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
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又詔植曰嚮嘗遣信使過問
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鄉所知將經畧
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

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初林衍之變百姓驚擾至是下詔撫慰之十二月詔諭植送使通好曰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道達去使講信脩睦爲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以林衍之亂故不暇及今既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粮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并檢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緩厚之八年

正月植遣其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結婚安撫使阿海畧地珍島與逆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臣言諜知珍島餘粮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二月命忽都答兒持詔諭裴仲孫三月仲孫乞諸軍退屯然後內附忻都未從其請有詔諭之四月忻都言仲孫稽留詔使資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進討從之以討珍島諭植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丘大敗珍島賊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七月植遣其上將軍鄭子璵奉表謝平珍島世子愖率其尚書右丞宋玢軍器監薛公儉等衣冠徹胄二十八人入侍

八月忽林赤赴鎮邊合浦縣屯所九月植遣其通事
別將徐稱導送宣撫趙良弼使日本帝遣惶還國十
一月植遣其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奉表謝許婚事
九年正月植遣其別將白琚偕張鐸等十二人奉表
入見世子惶以其國尚書右丞宋玠父上將軍完
澤討林惟茂狀言其功于中書省遣郎中不花馬璘
使高麗諭以供戰船輸軍糧事二月植致書日本使
通好于朝六月遣西京屬城諸達魯花赤及質子金
鉉等歸國十年正月植遣其世子惶入朝四月經畧
使忻都同洪茶丘領兵入海攻扶胡羅城禽金通精
等奉詔誅之六月植遣其大將軍金忻表奏攻破濟
州九月植屢言小國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
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敕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
達魯花赤焦天翼還朝十一年正月已卯朔宮闕告
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植遣其少
卿李義孫等入賀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特詔使
高麗會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
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惶七月其樞密院副使高柔
奉表告王薨命世子惶襲爵詔諭高麗國王宗族
及大小官民百姓人等其畧曰國王王植存日屢言

世子愖可爲繼嗣令令愖襲爵爲王凡在所屬並聽節制八月世子愖還至其國襲位九月遣其齊安侯王淑上表謝恩十一月皇女入京城愖復遣其判閤門事李信孫等奉表入謝十二月以黑的爲高麗達魯花赤李益受代還十一年七月黑的還朝十一月遣使諭愖改官職名號愖遣其帶方侯王澈幸衣寇子孛二十人入侍以石抹天衢充副達魯花赤十三年七月愖遣其僉議中贊金方慶奉表賀平宋十一月愖遣其判秘書寺事朱悅奉表奏改名瞻十正月金方慶等爲亂命愖治之仍命忻都

兵禦備十五年一月瞻以達魯花赤石抹天衢秘未代請復留三年從之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待中金方慶與其子愖愔婿趙卫等陰養死士四百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十百人置長吏屯之鎮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爲來歲屯田之計七月改鑄馬高麗王印賜瞻十六年正月敕其國置大府丞一員京柳石亭蕃四驛十七年五月瞻以民饑乞糴粮萬石從之七月以其國初置

驛站民之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
食十月加睿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
事十八年二月睿言本國必閣赤不諳行移文字請
除郎中員外各一員以爲參佐睿又請易宣命職銜
增駙馬字從之六月睿言本國置驛四十民畜凋弊
勅併爲二十站仍給鈔萬貫八百錠八月陞其僉議府
爲從三品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户府以控制
日本十九年正月睿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
掠子女而去請發閽望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
金州又從之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

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十月以其國饑給以米
二十萬斛三十年二月睿遣使入奏復更名昛及乞
功臣號制曰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
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王昛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
旌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
功臣餘如故益懋厥勳對揚休命十一月昛入朝成
宗元貞二年七月陞其僉議司爲二品大德元年十
一月封昛爲延壽王以世子謜爲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七月中書省臣奏謜有罪當慶復以其父昛爲

王三年正月昭遣使入貢丞相完澤等言世祖時或言高麗僭設省院臺有旨罷之其國遂改立僉議府密直司監察司今諒加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侍中之職又昭給仁規親戚九死奴系及自造層加其女爲令妃又立資政院以崔沖紹爲興祿大夫又嘗奉太后旨諒又擅教千户金呂而以其舅合併爲一諒不奉旨諒又金符給宣者未合兒又仁規言將仁規冲紹發付京兆翌昌兩路安置不得他商量行事不法諒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帝命仁規冲紹而遣之二月詔諭昭并闔境臣民自今以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縉黃士庶各安其業五月哈散使高麗還言昭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思爲高麗行省丞章政事凡月昭遣使入貢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陳情其畧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入十餘年嘗修職貢皆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爲甥舅實感至恩使小國永替祖風永脩侯職是所望也四年二月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官府三百

五十八所官田千五十五頃食皆取之民復苛征之又其大會王曲蓋龍袞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遣山東宣慰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賫詔諭之使釐正以聞三月闕里吉思復上言僉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户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一苦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五年二月爲昵羅行省官有詔諭昵秋七月昵上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既奉正朔千餘所達官吏二百七十員他如雜徭病民馹騎煩擾驛傳者亦皆省之

曰卿其斟酌意所言當始終行之或有不然寧不羞懼昵自大德二年復位八年而死子謚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十三年進爵潘陽王繼襲位高麗國王生子燾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暠為世子以其父潘陽王請於朝故也自瞻傳其子旌祖傳其子暠暠傳其子謚謚傳其子燾燾傳其弟暠祖動名燾更名惠初名愔又名賭後乃名昵謚則更名章云

畏兀

畏兀高麗與國也忠烈既臣服之

日本衝要亦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統領王一禾吾武畧將軍副統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禃選官導送時高麗數駈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逋入耽羅九年六月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服可先一平耽羅然後觀日本若見其迷順之情恐有後叛駈逐其國王嘗來朝覲今叛駈逐其主簒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宜也十年正月命經略使忻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七千六百有八艘於其地五七耽羅國招討司也

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赤亦總管其事焉

司三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耽羅之地自祖宗以來臣屬其國林衍逆黨既平之後乃竊寶玩招討副使以計求徙諫朝廷乞仍舊帝曰此小事可使還屬高麗自是遂復隸高麗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改曰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或以其土疆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曰日本爲國去中土

建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
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
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
至獻銅器十餘事奝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
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
居易集七十卷奝然還後以國來者曰滕木吉以
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妙至熙寧以後
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至元二年以高
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擇使者三年八月
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禮部侍郎殷弘
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
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
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
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
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
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
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
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
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
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

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真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副使朱君雯借禮部侍郎金賛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爲辭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趙君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拒而不納凱其塔三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益有戒送還執者俾中書省

其國亦不報宥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又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俾賚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冨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弟某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宜肯漫爲弟恩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俱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

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焉也王其審圖之良
爾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
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
王植遣同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
林失王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
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弁等上
言高麗迎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
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
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
徐稱道聿良爾使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

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撫寧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
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
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給屢言
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
慕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
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來見帝疑其國主使之
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
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葦
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
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

朝旨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扱水水各三百艘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失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詣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上卿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

勦征日本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詔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亦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一口荅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

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
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具水工書地圖因見近太
宰府西南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
所防若經從擾此島後人乘船往一岐乎忻都茶丘
亲會是討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辜
必知令其自慶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
海忻都總軍事八月諸將來見敵衆全師以還乃言至
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户厲德彪
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
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閭脫

高麗史卷二十三

高麗國王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
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無乘之
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户者爲元帥號
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
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凡百至八角島盡
殺蒙古高麗漢人謂忻都范文虎等曰我軍爲唐人不發而奴之
輩是也盖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
肯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
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
劉二拔都兒左丞亦黑迷失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

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莫徭尚
佛遣三藏等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
共謀殺積年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
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
浙省平章政事也速荅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
時厥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如妙慈弘濟大師
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竟不至

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敕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安南

安南國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
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後女子
徵側叛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
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筦安南緣焉宋封丁部領爲
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即
foreign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昺昺爲昊昱陳日燇爲昊昱增

遂有其國元憲宗三年癸丑元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兵次交趾北光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徽徽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术往爲之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术遣軍還報兀良合台倍道羣進徽徽都爲先鋒阿术居後爲殿十二月兩軍合交戰駭阿术兼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术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俘獲大發憤縛二使遣還八年戊午二月日躆傳國于長子光昺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壻與其國人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剌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縛還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昺曰小國誠心事上則犬國何以稽之訥剌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

兀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兵次交趾北光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徽徽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术往爲之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术遣軍還報兀良合台倍道羣進徽徽都爲先鋒阿术居後爲殿十二月兩軍合交戰駭阿术兼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术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俘獲大發憤縛二使遣還八年戊午二月日躆傳國于長子光昺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壻與其國人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剌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縛還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昺曰小國誠心事上則犬國何以稽之訥剌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

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詶剌丁往諭使遣使偕來光昌
遂納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爲質王命詶剌丁
乘傳入奏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爲禮部郎
中充南詔使李文俊爲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
詔之其略曰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化未脩朕纘承丕
緒鼎新革故務一萬方適大理國守臣安撫聶兵陌
丁馳馹表聞爾邦有嚮風慕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
乙嘗臣服遠貢方物故頒詔旨諭爾國官僚士
奏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戊遣將不得
庚甲侵爾疆場就

遣楊安養亮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恒書舍阮求中翼郎范惠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緡帛藥餌鼓鑾有差三元二年七月使還復優詔荅之仍賜曆及頒改元詔書三年十二月光昌遣楊妥養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剌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四年九月使還荅詔許之仍賜光昌玉帶金繡藥餌鼓纏等物未幾復下詔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十一月又詔諭光昌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

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爲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闡交趾諸國五年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剌丁爲達魯花赤張庭珍副之復下詔徵高賈回鶻一名伊温死已日久一光昌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名婆婆尋亦病死又擾忽籠回鶻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勅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謝賜西錦幣帛藥物七年十一月中書省移牒光昌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旦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葉

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
察之八年十二月光昌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
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
屈朝廷況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
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來諭索象前
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如不忍去家難於
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
咫尺威光不聞詔諭況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論
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九年以葉式提爲安南
達魯花赤李元副之十年正月葉式提卒命李元

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
相見或撫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
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
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王人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
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
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
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
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
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遣

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蒼興
禮也讀之至此實頗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
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
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
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
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遍想高
明莫亮察之十一年光昌遣童子治黎文隱來貢十
一年正月光昌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
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尘隴抃鼓舞乞念臣自
奉行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二年十一貢然遣使臣疲

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天朝所遣達魯花赤孥
乖覺妄能空田況其行李動有所待凌辱國人
予與日月並明安能照燭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
遐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
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長
監臨而修貢職若中心悅服而修貢職臣恭遇天朝
建儲嗣后大恩薄霈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
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朝貢一詣闕奉納一詣
中原拜獻是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奏免達魯
花赤之弊不但徹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二月

詔令聞國公厚臨弊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而至於斯乞回軍舊路以進椿田牒云禮部尚書等官奉上命與本國黎克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軍兵合乘驛馬宜來界首遠迓日烜差御史中賛燕知審刑院事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梁江岸奉迎入館十二月二日日烜就館見使者四日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軍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茅請命而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

後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時蠲以六事且遣合歡鬱海牙克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二月克遣舊克復文秩入貢以所奏詔部闌納貢物事屢不敬十表謝罪并乞免六事十四年克昌卒國人立其甥陳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輝來朝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梁椿會同館使哈剌魏國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復等奉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侯傳之通也止由欽州陸道至邕州求平靜和烜遣人

之日烜仍舊例設宴于廣下椿等弗就宴既歸館日烜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棄世予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于宵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昔諭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四人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烜遣范明字鄭國璧中贊杜二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軟弱

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蠲益天朝之惠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餘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福也無貢方物及二馴象十六年三月椿等先還詔留鄭國璧待於鎮州樞密院奏以日烜不朝但奏遣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璧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往召之與益國討詩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遣金玉其器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

王匹參二如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其審
處爲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小顏鐵木兒爲
參知政事行省憲使都元帥別設僚佐有差是月詔
以元昇忠設王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
執其高麗王子寂遣愛入覲故立遣愛代爲安南
國王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
所留來使帝即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城
行省平章政事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已
意諭之行省遣孛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
年朝廷復遣圖二衆查村驛至書往諭之十一月趙翥抵

安南日烜尋遣中亮大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
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
祐直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
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乎孤子之身
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干戈示
不復用軍卒數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忘無二
圖幸閣下矜寡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
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
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求
安州地所候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趍闕面奉聖訓

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遺孤子扈
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況孤子生長還陳不耐寒暑
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治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
爲疹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
知惟望曲爲愛護數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宮吏一
一最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抑一國生靈賴以
安全共祝閣下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一年
三月陶東直侯還白炬復上表陳情入致書于荆湖
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略同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
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三萬及船五百
以爲應援又致書行省其畧曰占城乃小國肉扈大
軍致討所當哀籲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
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爲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
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
者同譬雖三尺兒童亦知其弗與況小國乎幸貴省
義之八月日炬弟昭德王陳璨致書於荆湖占城行
省自納款歸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
占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於
越里智訶此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
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

言鎮南王昨奉占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元解馳驛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還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既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六夫陳德約朝散郎淶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塗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再報行省命萬戶趙憲已以已意復

復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屯可蘭聿大助等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令移文與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守丘温丘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輿朝請郎阮文翰奉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未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繼實深驚懼幸昭仍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德輿同往諭日烜以興兵之

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
阮孟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與道
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
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荅兒鰐李邦憲孫祐等
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
杜尾杜祐始知與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蹂可離隘
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秦客中傷死
聞與道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其叔兵開
路迎拜鎮南王不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
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殿台與道
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與道王尚有兵船
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沁江求船及裹枚
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短與
木釘灰置場枷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
鎮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記別勅我軍不入爾
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本國殘
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也伏望勿外
前詔勤加大軍本國當具貢物勉獻復有異於前者
行者復以書抵之以爲朝廷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
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故違朝命俾與道王豈提兵

迎敵射傷我軍與安南生靈爲禍者兩國所行也今
大軍經爾國討占城乃上命世子可詳思爾回歸附
已久宜體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即令退兵開道安諭
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出迎鎮
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使
阮文翰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聖翊等
罩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
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與道王
敗走官軍縛筏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
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即發砲大呼求戰至曉又遣

其院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
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
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
遂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宮
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及中書牓文盡行毀抹外有
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
僭稱大越國主憑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晃禪
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上顯慈順天皇太后
表章於上行使昊天成命之寶日烜即居太上皇之
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宮

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
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
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竄不得
迎降其險隘把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
岸之軍猶衆日烟引宗族官吏於天長安屯聚萬
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孟駐西路亦
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與唆都等兵至良
古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
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又
皆死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又於演州清化

獲七宋陳尚書堉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部將等
四百餘人萬户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
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鎮守逖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
事右丞寬徹引萬户忙古解孛羅若答兒由陸路李
左丞引烏馬兒枝都由水路敗日烟兵船禽其宗德
侯陳仲日烟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
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壻張懷侯并張愚侯亡
宋官曾參政蘇劉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
繼率衆來降唐兀解劉珪皆言占城無禮軍難久駐

鎮南王令唆都引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
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
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復於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
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與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
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
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
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鶻沿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
日烜第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
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
侯船國王子義國侯入朝北上彰憲侯

國侯皆爲興道王所殺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
山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猶增兵
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
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三
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禦
行三柵江繫浮橋渡江左右各唐兀鶻等軍未及度而
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唐兀鶻等敗
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合共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
鎮南王及阿里海牙襍帥之二十三年正月詔省

臣共議遣大舉南伐二月發杜古臺塵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告兵入其境日短復棄城遁六月出兩南宣慰司一言地歲在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轉輸歲須重二卒觸瘴癘多死傷者群生愁嘆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民疲業貧者鬻子以

第交趾動百萬之衆靡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土人趾已掌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在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宣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稱密

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益稷從師
還鄂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
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
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
道運糧萬户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
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奧魯赤平章政事烏
馬兒與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
樊楫參知政事治兵六月樞密院奏令
程鵬飛還荆湖行省
馬兒與樊楫參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
總管謝有奎延欄軍民
使陳仲達南寧軍

管符庶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日烜遣其
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
千五百人命萬户賀祉統之以守輸重程鵬飛亭
荅兒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奧魯赤以萬人為前
鋒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為前
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鬥安邦口過
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
獲其海船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亭羅荅荅兒經亮扇
陽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
羅港交趾與道王道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

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劻且脩普賴山及至靈山木
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
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
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烜
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
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
海口還張文虎等糧船與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
文虎聞交趾集兵簡浣簡黎麈山魏寨發兵皆破之
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同魯赤阿八赤等前

復還萬劻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
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
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
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
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
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
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略相當至綠水洋賊船
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沈米於海趨瓊州

見張文虎傳

貴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七十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傍闌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户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已縣邏盞州間道以出次恩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恩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州兩淮萬户府上千户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書上不報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再諭日燇來朝詔曰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今安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荆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

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敦於義安在三十年冬魯等使還日燔遣陪臣陶子奇等來貢延臣以日燔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歹等同征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蜑船百艘解者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二十七萬斤預給軍官傣達達軍人水手人鈔二

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爲右丞安南陳巖趙修己雲從龍張文虎李雄等亦各共領益稷隨軍至長沙會寢兵而止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命罷征遣陶子奇歸國日燔遣使上表慰國喪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登持詔往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大統踐祚之始大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天者其審思之大德三年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盡官苑圖本私買輿地

圖及禁書等物又收高氏
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
遣禮部尚書馬合馬禮部
大意以汝霖等所為不法
勅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
禍向以虛文見絆曾何益
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戶
還武宗即位下詔諭之屢
世子陳曰奚遣使奉表來
此軍約三萬餘衆駐軍二
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又
孳畜及居民貲產而還復
未退廷議俾湖廣行省發
世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
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
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
碾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讎
外郎阿里溫沙福密院俾
省詢察之元等親詣上
居民叢五又遣下思明知

孟世于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諭安南國
貢畧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所及之
地況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之惠
亦至聖朝累何貢於貴國今胡自作不靖禍焉斯啓
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関甚大憲之
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户省院未敢奏聞然未審
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田牒云遁鄙鼠竊狗偷輩
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借至元亨復牒
貢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
爲寶而使者以不貴爲寶來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事
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
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求平邊境今復效
効成風蕪聞阮孟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爲今之計
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
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
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仕
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
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保無虞事聞有旨俟安南
使至即以諭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場寧
謐貢獻不絕泰定元年世子陳日燇遣陪臣莫節夫

等來貢益稷久居於鄂遥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當
成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榮禄大夫加金
紫光禄大夫復加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三益稷
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千緡至順元年謚忠憲王
三年夏四月世子陳日焞遣其臣鄧世延等二十四
人來貢方物

緬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蜀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槽柳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乞解脫因等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四月乞解脫因等道其使

价慱来以聞十等二月遣勃馬剌失里乞解脫因等
使其國持詔諭之曰
元帥府差乞解脫因尊主國優价慱詣京師且言嚮
至王國但見其臣下
禾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
朕於懷遠来即使来
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
所来乃知王有内附
意國雖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
勃馬剌失里及禮部
郎中國信副使卜云失
中國信副使乞解脫因工部郎
中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
其子弟若貴近臣僚
一来
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
敎永好時乃之休至
尋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

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
郭之言曰乞解脫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
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
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禮其國乃得縻之因知緬中部
落之人猶羣狗耳聽者緬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使
視國家動靜也今白夷頭目是阿郭親戚與緬爲鄰
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沃部馬一由驟甸一由阿郭
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
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先知阿提犯及金齒
之未降者以爲前導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後

不返必須征討六月樞密院以聞帝曰姑緩之十一
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蕭賊阻道今
達緬俱妥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
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孩奉命伐來
永昌之西騰越蕭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劄南甸阿
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二河邊其衆約四
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栖人前乘
高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負戰櫓兩旁夾大竹筒

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為三陣進至河岸鼓
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山口轉戰三十
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百溝日暮忽都中
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象不及而還捕獲甚衆軍
中以一帽或一兩斛衣易一二口其脫者又為

阿禾阿昌遮殺歸者無
軍養一象不得其性殺
省遣雲南諸路宣慰使都
焚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千
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
蠟蒲拆戶四千孟磨愛
戶一千磨蒙臣里谷八
剌戶二萬蒙忙甸主官
二百九三萬五千二百
納速剌丁等上言緬國
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
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
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

宮軍前傷者雖多惟蒙古
而驍健無死者十月雲南
師納速剌丁率蒙古驍
餘人征緬至江頭深蹊
磨欲等三百餘砦土官曲
蠟蒲拆戶四千孟磨愛
剌戶二萬蒙忙甸主官
祿墨戶一萬木都彈禿戶
以天熱還師十七年二月

請益兵征之旁以問丞相脫里奪海脫里奪海曰陛
下初命發合剌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
萬人征緬今速剌丁止欲得萬人帝曰是矣即命
樞密議甲兵修武備議定將出師五月詔雲南行省
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剌瀾領之與前所遣將同征緬
十九年二月詔思播叛酋
慶發亡率征緬二十年
詔宗王相吾荅兒右丞
兵征緬是年九月大雲
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
荅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

阿昔江達籤西阿者紅番二百下流至江頭城鄰
緬人不詣自將軍沈
以兵抵其國與太卜軍會
攻取破之
玉世安以兵守其
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部
領雅飽以給軍士遣使
月緬王遣遣遣并文

立相怔直卜寧二人之明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
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乞言於
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尋遣鎮
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燕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
十三年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爲征緬副都元帥也先
鐵木兒征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戶張成征緬招討
使並虎符敕造戰紅將兵六千人征緬俾禿滿帶爲
都元帥總之雲南王以行省右丞愛魯奉旨征收金
齒寧遠吉連地攢軍一千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
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經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

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
王爲其庶子不速速迫里所執因於普里怯荅剌之
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爲逆雲
南王所命官阿難荅等亦受害二月怯烈自忙乃甸
登舟留元送軍五百人于彼雲南省請令秋進討不
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
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二月以緬王的立普
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
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的
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王賜銀印子信合八的爲
緬國世子賜以虎符三年三月緬復遣其世子奉表
入謝自陳部民爲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供金
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勑灰還
還四年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
牙爲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憲麻剌哥撒八逃
諸京師令忙完秃魯迷失率師往問其罪憲戮只八
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完秃魯迷失請益兵又命
調雲南省兵及征之仍令諸王闊濶臺
剌其軍六月詔立憲麻剌哥撒八爲王賜以銀印
七月緬賊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二人各奉方物

入朝命餘太置中慶遣者蔡等来上都八月編國阿
敬吉牙等昆弟赴闕白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五年
九月雲南參知政事高慶會撫使察罕不花伏誅初
慶等從薛超兀而圖緬兩月城中薪食俱盡勢將出降
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癘為辭輒引兵還故誅之
十月緬遣使入貢

占城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
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
往之十五年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

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迭瓦有内附意詔降虎符
授榮禄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
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户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
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孥遣
耶抑南詔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
十月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補剌者暑歲遣使来
朝稱臣内屬遂命左丞唆都等即其地立省以撫安
之既而其子補的等國貢固弗服萬户何子志千戶
皇甫傑徃遣國宣慰使亦来賢亞蘭等使馬八兒國
舟經占城皆被執故遣兵征之帝曰老王無罪逆命

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苟獲此兩人當依曹檜故事百姓不殺一人千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太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田回三梢砲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亭由補剌著吾親率重兵老守應援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甫招之七往終不服十二月招真臘國使速魯蠻請往招諭復與天祐等偕行得其面書云已修木城倫甲兵刻期請戰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

施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東路攻木城比面總把張斌百户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觜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爲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逼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比官軍入木城復與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供餉餓者數萬人悉潰散國王亞闍等與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咎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

若者回許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元
魯孛者來言奉王命國主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
召之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三日遣其舅寶脫禿花等
三十餘人奉國王符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錠小銀
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爲質來歸欵又獻金葉九前標
捨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
長子補剌三日請見省官郊其物寶脫禿花曰不
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郊姑令收置乃以上聞寶
脫禿花復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剌第五
子世利印德剌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
敗散闖敗兵言補剌國主頻中箭命小愈
悅懼未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言大軍進見事省官
疑其非真子聽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爲辭遣
千戶林子全總把桑全李德堅偕往覘之二子在途
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遣人來拒不果見寶脫
禿花謂子全曰國主遣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
我可歸告省官悉衆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
譬是日又殺阿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三月八日寶
脫禿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前皆爲國主至吾兄
今李由補剌若吾奪其位斬我左右二人指我

實怨之頓禽李由避
見以獻請給六元帥
日暮占城暑入魯延
假山寨兵三千餘并
望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
二日實脫禿花偕寧
人來降行省官引魯延等見實脫禿花詰之曰延等
姦細人也請繫縛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
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路
凡行省與陳安撫及

陸路則乞行省官陳安撫與己往禽國主補的
反攻其城行省猶信其言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
全德堅等領軍百人與實脫禿花同赴大州進討約
肯急則報半山軍子全等比至城西實脫禿花背約
閉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薄暮覺之國主實在
鵝候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闍婆等
國借兵及徵富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
張顯等領兵赴國主所養之境十九日顯兵近水城
二十七日戰淩晨整拒以大木官軍斬刈起距奮擊破
其二十餘寨轉戰至午城下山林阻險不能進賊旁

出戰歸路軍晉殊死戰遂得解還營行省遂整軍聚
蠶沙木城遣總管劉金千戶劉淵無檠守禦二年
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四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
都等萬戶忽都虎等至占城唆都舊制行省劄眉遣
降兒營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日忽都虎令百
二陳奎召其國主棄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王邁事
子昇來降納降忽都虎等諭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
遣文勝巴南等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貢無以獻
來年當脩禮物令昇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
孫濟自禮勸鑿文勝巴南等奉表歸款是年命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脫歡發兵假道交趾
伐占城不果行

暹

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
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
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
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戢
爾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
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稽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
荅剌罕言彼小國而賜以馬恐其隣忻都董議議朝

廷仍賜金綺衣不賜以馬

爪哇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爲大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征行上萬戶四毉斉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格

符寶金符四十餘箭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亦黑迷失等陛辭帝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諸路行三十年正月至祠欄山議方略二月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剌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與

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彌與孫參政帥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爲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楮懷遠李忠等乘鑽鋒船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期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壔土罕必闍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剌難荅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澗商

奔大海乃不哇哈驟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奪官懼棄船宵遁獲兒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闍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請宣軍救之亦黑迷失張參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闍耶鄭鎮國率孤接援與進至麻喏巴歇却稽葛郎兵未

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起麻喏巴歹七日葛郎兵三
路攻土罕必閣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秦政率富
戶李明迎戰於西南不過與與脫歡由東南路與戰
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日中西南路戰又至與與
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為三道伐葛郎期十九
日會荅聆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泝流而上
亦黑迷失等由西道與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閣耶軍
繼其後十九日至荅蛮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
卯王未遂三戰賊戰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餘
悉國主入內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

夕國主哈兵舊當必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
必閣耶還其地具貢禮以萬戶撻只不丁甘州采
花率兵二百護送土罕必閣耶背叛逃去留
軍拒戰撻只不丁甘州不花撒馮祥皆遇害二十
四日亶遠得哈只舊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
籍所上金字表以聞事見史弼高興傳

瑠求在南海之東澶泉與福州界內彭湖諸島與
瑠求相對亦素不通未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
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訖朔漸低

近瑠來則謂之落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風發作漂流落深田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番市舶不聞至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欽奉詔諭萬戶楊祥等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伐之朝廷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主者上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若欲收附宜就彭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

无宣撫使給金符吳心斗禮部員外郎阮鑒兵部員外郎並給銀符往使瑠求語曰奴撫江南已十二年

奴諸番罔不臣屬惟瑠求通閩境未曾歸附議者即加兵脅祖宗立法九夷不庭之國先遣使招諭則被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兵命楊祥阮鑒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庶若頑愚自絕違拒詔命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

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泉州路尾澳舟行至是日晡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三五而低者約去五十里舟人衆不識上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二十艘載登岸尋其土人衆不

三嶼人語為其殺死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至彭
湖祥責鑑志斗已到瑠求文字二人不從明日不見
志斗蹤跡覓之無有也先是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
欲取富貴其言誕妄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顧稱志
斗初言瑠求不可往今祥已至瑠求而還志斗懼罪
逃去志斗妻子訴于官有旨發祥鑑還福建置對後
遇赦不竟其事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
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
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
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
百三十餘人

三嶼

三嶼國近瑠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諭之平
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
百戶時有至泉州為商賈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
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
從之

馬八兒等國

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
藍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

何不合大王歲永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最大岩裡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塔察兒等奉詔諭諸蕃未歸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盡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卿等所可尊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月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蓋十七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

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訖以不通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辭五月二人叅至俱藍屏人令其宣者爲通情實乞爲達朝

注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赤趙簽弹事言國主也告憲臺弹籍我金銀田產妻孥又欲殺我我說辭得免今簽弹兄弟五人告泉加一

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闍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貧此是妄言九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来商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哈撒兒海牙與庭璧以祖風不至俱藍遂還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獨往十九年三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璧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温元帥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来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璧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庭璧復說下其主忙吾兒至蘇木都剌國主土漢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前以大意土漢八的即日納款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年馬八兒國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蕃國以楊庭璧奉詔招諭至是皆来降諸國九十回回馬八兒回回須門那回回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可兒曰来来曰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